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上接2022年12月16日第B4版)

初到巴彦塔拉

我们的蒙古包是用国家发的知青安置费建成的。七个女生，七个男生，分别住在两个包里，开始了牧区生活。和北美印第安人收留了最早的欧洲移民一样，巴彦塔拉的牧民展开双臂接纳了我们。

巴彦塔拉大队地缘辽阔，南北纵跨120华里，东西横跨60华里。整个大队一共只有一百零几个老少牧民，地广人稀，其中包括文革中被驱赶到牧区的一个活佛和从乌兰牧骑文工团下放的一个马头琴手和他的妻子。我们到牧区的宗旨是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十四个年轻人的到来，参与大队劳动的同时也参与分配。牲畜的数量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增加，劳动分红的人员陡然增加，对当地牧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牧民本着对国家的信任，对北京的向往，无保留地欢迎了我们，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在牧区不会骑马寸步难行。大队给我们每人一匹马和全套的马具，包括马鞍、马鞍下的毡垫、马笼头、马嚼子和马脚绊。牧民教我们备鞍，骑马，打不会松脱的栓马结。

初到大队，我们十四个知青分成几组，连续几天被牧民带去走门串户。大队有十几个浩特。每个浩特有一到三个蒙古包，放养一群牛，一群羊。有一个羊倌，一个牛倌，和两三个下夜的人。各浩特都没有羊圈，羊群在蒙古包外过夜，上风头一侧挡上一排两轮牛车。下夜人负责在夜里查听羊群的动静，防止它们跑散或受到狼群的袭击。因为妇女白天要照顾家庭的一切生活琐事，所以她们会轮换担任下夜的任务。大队有统一的马群和骆驼群，从各浩特抽调人员做马倌和骆驼倌。

学骑马是年轻人十分向往的事情。开始时给我们的都是老实马。牧民帮我们备鞍，紧马肚带。我们骑在马上，拉着马嚼铁的皮条，而马笼头的缰绳由牧民拉着牵马同行。马跑起来有三种步式：慢走、小颠和大跑。刚学骑马不会用腿劲儿，马颠跑时还坐在马鞍上，有的女生的皮肤都被马鞍磨破了。以后才知道，马慢走时你可以坐在马鞍上；马颠跑时人是蹲在马鞍上；而大跑时人是站在马镫上。踩实马镫，夹紧马肚子，使用腿劲儿撑起身体特别重要。

我们每到一家，牧民都用奶茶和手扒肉热情地招待我们。初尝用茶砖煮就的奶茶并不觉得好喝，喝惯了就成了最爱。牧区基本没有蔬菜。牧民从奶茶中获取生命必需的维生素。

在内地吃惯了添加调料精心烹制的饭菜，吃手扒肉就感到有些挑战。大块的带骨羊肉加把盐放在锅里，煮到没有血色就算好了。这时肉很硬，饭还没吃饱两侧的咀嚼肌就倍感酸痛，下巴像是要脱臼。以后串包时就尽量挑吃比较软的羊肠。蒙古人把羊小肠挤掉粪便，一铜勺水从一头灌进去从另一头流出来就算洗好了。小肠灌进羊血和苜蓿面的混合物，两头一

扎，就是血肠。大肠洗好后填入一些羊杂碎。所有肠子都和羊肉块同煮。除了盐，唯一可能添加的调料是夏天在草原上采集的野葱野韭菜，在蒙古包顶晒干捻成的碎末。

蒙古牧民都用羊肉待客。他们以为我拣羊肠吃是因为客气，其实是因为吃不惯硬肉。我在一家吃饭时拣吃一段羊大肠，咬到嘴里觉得很苦，吐出来发现是没洗出来的羊粪蛋，大家看到哈哈大笑。这也成了以后大家的笑谈。

不会蒙语是我们最大的困难。“眉毛，眼睛，鼻子，嘴，……”牧民和我们比比划划，一个词汇一个词汇地教我们。大队里有两个从东北来的蒙族人，会汉语，另外有几个早期从外地来的汉人，也偶尔会在语言上帮助我们。

蒙古人好客，吃饭时会不断地给你添茶夹肉。林可问汉人张文学，如果想客气地告诉主人吃饱了，应该怎么说。张文学说可以讲“比巴达尼肖代”。林可在牧民家做客，如此讲了以后主人哈哈大笑，给她更多的食物。她感到困惑，女主人于是拿出炒米袋子指给她看。原来那句话的直译是“我是粮食口袋”，意译是“我很能吃，多多益善”。是张文学开了一个玩笑。

蒙古人热情豪爽，你路过任何蒙古包都可以走进进去歇脚，吃饭喝茶从来用不着客气。傍晚碰到的任何蒙古包都可以是你的免费客栈。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你错过了一个蒙古包，就可能会在夜幕下无处栖身，处于大风雪和狼群的威胁之中。从北京泰山压顶的政治环境里走出来，融入到简单热诚的牧民群体之中，融入到大自然之中，有一种身心解脱和返璞归真的感觉。

牧民带两三次之后我们就可以独立备鞍、骑马、上路了。当我们几个女知青在夏天的原野上纵马驰骋的时候，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激情和欢畅。在野花盛开的草原上，在长满茂茂草的河滩旁，在水井边，在蒙古包里，到处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从那时起，“草原”就是一个永远让我们心动的词汇。

除了学骑马，还要学会做饭填饱肚子。牧民家的灶台都是就地挖土和泥用手垒出的灶圈，留有进料口和出烟口。上面一口大铁锅盖严，蒸煮烧炖全靠它。搬家走时，把土灶打碎填回灶坑，大地又恢复了平整，既经济又环保。我们知青的炉子是汽油桶状的铁皮炉。铁炉算子上燃烧牛粪，有添料口和接烟筒的出烟口。我们学会用干草和木条点燃牛粪，处理算子下的灰烬防止枯草季的草原火灾。大队发生过草原火灾，一个蒙族妇女在大火中丧生。

牧区的燃料主要是牛粪，冬天加烧的羊粪砖是从羊群聚集的营盘地用镐头刨起来的。每家都有拾牛粪的柳条筐和竹耙子。把粪筐背在后背，左手向下拉紧粪筐的背带绳，右手用耙子铲起牛粪，抡过头顶扔到筐里。捡满一筐就倒在包外牛粪堆里，晒干备用。拣一筐牛粪经常需要在草原上走一两里路，这在牧区生活中是家常便饭，但对初来乍到的我们还是一个难

主编：孟翔勇
张福臣
傅实

永远的知青 YONGYUAN DE ZHIQING

中国知青作家杯

征文优秀作品选

1 知青故事



(本文收录进“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系列丛书《永远的青春》。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版权归属作者。)

题。大队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时派人用牛车给我们送来足够的牛粪。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送牛粪的人。

给知青送牛粪的是两个四五十岁的蒙古姊妹，衣衫脏旧，头发蓬乱，面色黯淡，态度卑微。姐姐胖，狮面大脸，叫巴勒比，是蒙古王爷遗孀。妹妹瘦小，鼠目猴腮，叫次楞曹。让人不解的是这两个蒙古王爷家的女眷都不会骑马，只以牛车代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她们被打倒批臭，监督劳动，穷困潦倒。我心里有少许不安，感到乾坤翻转，我们成了不劳而获的牧主，她们沦为被人喝斥驱使的奴隶。

十四个知青吃起了大锅饭。粮食从公社供销社买来，大队给我们抓羊宰羊，我们经常煮一大锅羊肉汤面或者莜面鱼鱼，少有青菜。

除了到牧民家串门，凑一块儿吃喝聊天，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干。好在我可以看带来的医书。巴彦塔拉地缘辽阔，离阿尤拉海最近处有三四十里，远处有百余里。公社医务室唯一的西医大夫叫刘秉忠，山西人。另外有一个蒙医和两个护士。牧民到公社看病，或者医生下牧区出诊都十分不便。我不安于无所事事，多学一点医学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夏末，姐姐、陈歆的男友和她的堂哥搭伴到草原来访。姐姐说67届中学毕业生也快要上山下乡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就抓紧时间来看看我。我十分高兴姐姐的到来，带着对草原的新鲜感，把一切新奇的事情讲给她听，让她尝试骑我的马，用我的马鞭。姐姐在是校排球队的，她们受到什刹海体校教练的正规训练，连年获得少年排球赛全国冠军。她为大草原的辽阔浪漫而感动，在绿茵如毯的草地上连连做了几个标准的排球滚地救球动作。她年轻靓丽的身影，爽朗的笑声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待续——